續藏書卷十一目録

内閣輔臣

李賢

商輅

彭時

劉珝

劉健

謝遷

丘濬

內閣輔臣

李東陽

王鏊

劉忠

續藏書卷十一目錄終

續藏書卷十一

內閣輔臣

太師李文達公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而氣宇凝重舉宣德七年壬子鄉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事上布政使李昌祺舉酒酹曰將必有名世之士乎癸丑舉進士奉 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瑄以御史家居賢往造焉 英宗嗣統賢上疏言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

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乞 勑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唯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雖議者難之而巳巳之變繼內韃官羣起扇亂應虜賢言始驗也正統元年丙辰授吏部驗封主事會有 旨文武誥勑三年不得請必候九年賢復上言此獎勵臣下之良法若候九年則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十年乙丑陞考功郎中轉文選十四年己巳秋虜寇大同時閹王振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

扈從以疾告、賢代之、 英宗北狩、扈從官多殲、賢
潰死而還、景泰二年、詔議禦虜長策、賢請用戰車火
鎗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民力耕、是年以廷薦、陞兵
部右侍郎、明年壬申、奉 命察四川有司不職、又明
年癸酉、還京、改戶部、五年甲戌、轉吏部、 英宗復辟、
一時輔臣多竄殛、遂以人望召賢、兼翰林院學士、入
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
汪后殉葬、上問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后即
不得志、況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爲宜厚遇之、上

憮然以賢言爲然、山東奏民饑、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 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言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爲人上之理 上深以爲是、命增銀四萬兩、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 上復辟功竊弄威福 上漸不堪、密語有貞及賢、會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 上嘉瑄敢言、命吏部識其名、亨還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賢所使、

與想於 上言巳有迎復功爲有貞賢等所傾因
地流涕不巳乃諭 旨言官劾賢等并下詔獄其日
風雷雨雹大作損殿宇公署拔木 上悟釋之俱詔
謫外賢得福建布政司參政將行吏部尚書盧山王
翺是日得專對語有問 上曰李某不宜與有貞同
罰王翺因頓首力言賢淳謹可大用只宜暫改南京
翺意賢且可遠去避禍不意 上顧不喜曰南京遠
宜留賢吏部左侍郎學士踰月承天門災 詔復尚
書 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賢曰 陛

下此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决、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御史劉濬劾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上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校聞濬言、豈不解體、欲遣人繫濬、賢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唯明主用其是、而舍其非、不當見譴也、石亨等遂乘間譏賢、以爲阿護文臣、上知賢已深、大悟、賢言爲是、濬得薄責已、而溥還自陝西、上曰、溥爲主帥、畏縮致敗、不罪何以警

先後兩得之

衆、遂下溥獄、初 上於便殿屏人謂賢曰、吉祥子之

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柰何、賢曰、人主之
權不可下移、若　陛下每事自斷、公以處之、則彼漸
不敢預、而趨附之人自少矣、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
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薦己、　上廉其詐、并
逮亨置法、因問賢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
不敢從、　上惟之、賢曰、天位乃　陛下固有、若景泰
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爲功也、奪
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
泰先覺、亨等不足惜、不審　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

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　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今爲此輩損大半矣　上竦然大悟　詔凡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蓋非賢忘身徇國不避讐怨莫敢發者是冬賜甲第一區賢上章懇辭
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居以便宣召也遷居日　上及　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賚時江南北大水加以師旅賢言宜布寬恤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木板枋之類乃暫免采柴追馬清匠刷卷諸事而采

來一歲省銀三十餘萬兩、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
事覺欽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欲幽　上於南宮、
而立　皇太子、是日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為亂朝臣
當道或有憾者戕害之擊賢傷首及耳且持賢謂曰、
某等迫於讒間不得已為此請入疏申救我賢曰爾
既殺讐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　上得疏乃知
賢在既脫難急召入宮賢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
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自古治朝
未有不開言路者唯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自石亨

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遂至此極 上悉報可下寬恤條而以開言路殿焉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入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虜虜引去邊臣請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況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趂河開班師使民得屯種爲便 上命廷議卒從賢言七年癸未春 上以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

可乎賢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宮復召賢曰朕唯俯伏艱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賢曰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竣事而還八年甲申春正月上不豫卧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搖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謝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讒竟不得行太子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

會災異屢見大風拔郊壇樹木飄瓦賢疏上無狎左右聽其冒誘吳后廢飛語欲害賢　上遣衛士宿賢家出入呵護總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成有司請造鹵簿已得　旨矣賢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者今　恩詔方須百姓始得甦息柰何復為此　上即日寢其旨會奪門功冒陞者又羣囂訴　上賢言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唯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　上亟是賢言命兵

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
琮以下俱奪爵蓋賢欲消患於未萌故於　上即位
極言之由是洶洶者衰息有識者至今以為難丙戌
二月聞欒祿公之喪　詔起復賜賻甚厚復賜素品
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為營葬事遣太監林興輔行
既抵家襄事興即日促賢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
上慰勞有加而賢感疾浹旬不愈以是年十二月十
四日卒於賜第享年五十有九贈太師謚文達李秃
翁曰蚤知起復到京即病故不如終三年喪矣然此

人不壽非國之福也故至于今猶令人痛時會試被黜者訴考官有弊　上以章示賢賢曰考官實公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矣　上意遂解言路屢閼屢閼而不至於銷鑠皆賢力主之其薦用耿九疇軒輗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焉

宗諸文武大吏皆得人

菽園雜記云羅修撰倫疏論南陽李公奪情事謫泉州市舶提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㫤皆疏論元旦觀燈事章謫知臨武黃謫知湘潭莊謫桂陽

州判、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　上、皆復其官、於是
羅爲南京翰林修撰、章黃皆爲南京大理評事、莊爲
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公文卒、有爲詩悼之者、末
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蓋先是大臣
遭喪、奪情起復、比比皆是、至是始著爲令、聽終喪三
年、奪情起復間亦有之、然實出　朝廷勉留至意、如
南陽李乃可

寓圃雜記云、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好陷害人、同時
有袁彬指揮著、隨　英宗北狩、有護蹕功、達恐其逼

已令邏卒發其陰私欲致於死有楊暄者智謀士也
素識彬因抱不平為彬訴屈（又一奇）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
入上令達逮問暄至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
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
侯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暄以實告因告
曰此內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為此奏使暄投進瑄
實不知所言者何達聞甚喜方飯至即以酒肉賞之
早朝達以其情奏　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門之
前方引暄至達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

也、賢驚訝、瑄卽曰、此逹以酒肉賜瑄、使瑄言如此、非
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逹二十餘條、略無餘蘊、押
官與大臣皆曰、逹不能辭其罪矣、錄詞以進、 上命
法官正逹罪、謫戍廣西、以故瑄得脫、袁復寵任如故、
京師人多能道其事者、又云天順改元、徐有貞方得
君、 上問岳正可用否、有貞曰、性剛褊、正又過臣、恐
不能共事、又問李賢何如、有貞遂贊賢、因得入閣、
雙溪雜記云、宣德間三楊用事、勑方面風憲郡守令、
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天順末、李賢始令吏部、方面

官有缺推舉二人請 旨簡用至今爲例
瑣綴錄云天順七年錦衣衛指揮門達總管校緝事
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人莫敢言自討得以進言者
唯李閣老與袁指揮彬耳謀欲排去之乃掊摭數十
事以聞 上欲法行但諭之曰從汝挐來問只要一
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
宣廟喜倭漆之精令瑄往學之歸而○俊○與○之埒
一藝人楊瑄善倭漆畫器號楊倭漆者憤疏論救達
欲幷中李閣老逼楊瑄指爲李所嗾楊懼拷死於獄
乃誣達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

請會多官廷詰、我對衆言之、李無得辭、達信之、明日、
遂遣二官校徑詣闕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楊大言曰、
爾則我死、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見得閣老、
鬼神昭鑒、此實達教我指也、達失色、由此彬得從輕、
楊亦免、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達亦遣校
尉往緝、務欲傾李、達尋坐劾謫戍、彬復職、餞送達出
城如禮、亦人所難矣、
瑣綴錄云、公爲人恭莊嚴重、天順庚辰會試罷、予同
衆考官見公、詢及人物、予曰、五經魁中、張元禎神童

也人物獨王一夔及請選庶吉士元禎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之成化丙戌廷試王冢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爲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　憲廟卽位踰年公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其中詞涉詆訐公怒力辭職二朝廷無倫乃已予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留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此公之言未爲無理禿翁曰襲亦不必要不襲亦不必總是愛官故耳又云天順中李文達獨見寵任時冢宰王翺

大司馬馬昂雖蒙　英廟眷遇而實賴公維持公先
有所薦必先諭意於二公及至御前疇咨時文官則
諉王公武官則諉馬公或時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
知如此還須召其等再審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
服又云天順初徐有貞薛文清許道中皆被逐翟李
文達端凝得體薛雖學行老成而因奏對誤稱學生
遂失寵求退徐貌陋心險許鄙劣放曠　英廟始見
徐退諭左右曰徐有貞可惜無福有貞一日入東閣
階峻雪滑許失脚傾仆倒流匍匐復上徐俛首側項

噓然而笑至東閣會揖後與許猶笑不已岳正進對
盡言而唾涕濺　御衣不自覺　英廟嘗諭侍臣曰
齷齪豎子對我言指手畫脚故此數人旋被棄斥惟
李始終保全
李尭翁曰既已食君之禄官居一品君命起復即宜
不俟駕行矣不必佐東佐西謂彭華嗾使羅倫以代
公表白反使羅倫亦蒙不韙之名也余謂若欲盡孝
自不宜出仕既出仕藉君養親又持終喪之說以買
名皆無廉恥之甚者苟在朝不受俸不與慶賀不

吉服、日間入公門理政事、早晚焚香哭臨、何曾失了
孝道、況忠以事君、敬以禮國、委身以報主、忘私忘家
又忘身、正孝之大者、乃反以爲不孝、可與天順反正
八年之間、非文達挺身負荷、則曹石之徒、依然敗壞
潰裂、不可收拾矣、何莫非文達行孝去處、而必以區
區廬墓哭泣、乃爲孝邪、吾不知之矣、

有古大臣以道事君之意

太傅商文毅公

商輅字弘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生永樂甲午十二月二十五日舉宣德乙卯解元明年會試弗利入太學李忠文公時勉爲祭酒見而異之（知人）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正統九年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丁卯命選詞臣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己巳車駕北狩　郕王監國召入内閣備顧問預機密陞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輅力主羣議請　郕王即眞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虜逼京城

轄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甸居之虜徵各邊師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酋僞爲喜寧報謗擒也先書虜得牓與書自相疑遁明年景泰紀元陞翰林院學士本年秋　英廟回鑾輅迎至居庸關既而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雖被重刑猶窮治不已輅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得罪三年議易儲輅謂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婉而正）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兼學士五年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

上怒下之獄輅因召對力捄綸竟得免景泰七年丙
子寰宇通志成擬進官秩時閣老皆職保傅止進兼
官擬輅陞兵部尚書稿已定付太監王恍將進少保
王文耳語王恍云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商豈可獨陞
至期勅出輅仍舊兵侍加兼太常卿而已丁丑春
景皇帝不豫與陳循等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
具疏輅援筆增二語云 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之
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實
正月十七日也 英廟復位即日以迎立事置少保

于謙王文等極刑召輅與高學士穀入便殿慰曰
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心如今正要用爾宜用
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草詔頒赦石亨密語輅曰
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欵輅曰舊制孰敢
擅改亨輩不悅騰誣謗輅欲附致于少保刑案太監
興安為輅和解而 上愈怒興安奏曰當時此輩附
和南遷不省將置 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
邪 上怒乃解但削輅為民輅去後 上每念商學
士朕所取三元嘗與姚夔效力東宮最多而議者從

旁排擠竟不復召、　憲廟卽位明年、追念舊學、遣使
驛召輅復舊任、戊子、地震乞休不允、尋因彗見言官
有所詆訐輅、又力求退奏　旨朕用卿不疑何卹人
言卽欲加譴言者、輅言臣嘗勸　上優容言官召用
羅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　上
乃召輅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爲兵部尚書仍兼學
士時皇莊甚爲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莊
爲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一日
召見議及郕王監國輅覼縷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

帝號左右聞之皆泣 上亦泣遂復帝號夏月皇子
薨 憲皇以嗣續爲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巳長但畏
忌無敢語輅獨婉轉探引 東宮乃立復上疏略曰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
巳出但外議者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
見揆之人情猶爲未順伏望勑令就近居住 皇子
仍煩貴妃撫養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遂其
母子之情愜衆人公論逾月而 東宮母 紀貴妃
薨輅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斂悉如禮十三年丁酉

兼謹身殿大學士時內官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輅疏十罪并指羣小韋瑛王英輩過惡以聞且曰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恚曰用一內臣遂係天下安危乎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該請 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而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改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 上乃即日徹去西廠由是見忤於

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曄以罪逮至京語連及輅直從中主之同列又從旁切擠輅遂請老加少保給驛以歸輅去萬安爲首相復西廠直益横諸大臣皆諂事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輅丰儀山峙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馬鈞陽曰我朝賢相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子良臣爲翰林侍講

楊子器傳云公致仕歸北劉見其子孫衆多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

孫若是
瑣綴錄云公罷政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　召冉
起初未有復職之命及陛見（得體）方巾絲縧青布圓領白
稱原籍爲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
殿學記云予以閑逢敦牂發練浦汎清溪艤棹桐江
眺望文穀之廬高峰回合千巖蜿蜒殆間氣所鍾也
及讀國史見諸疏侃侃有大節嗚呼宋之王旦王曾
宋庠俱以三魁致位宰輔若文穀者視古先哲何愧
耶

太師彭文憲公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時自小端重寡言及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李公知人）正統十三年戊辰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初謝恩以誤入朝被劾上唯命錦衣衛尋索而已己巳秋　英廟北狩　郕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內閣與陳循諸老遊繼母余卒時乞終喪不許尋陞翰林院侍讀復上疏力求終制忤旨去三年服除遷左春初大學士兼侍讀不得入內閣矣七年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　英廟

復辟之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謫罷、　上召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邪、對曰、臣不才、謬蒙　聖恩拔擢、因叩頭者三、　上又問第二陳鑑第三岳正乎、對曰、然、又問汝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正好用、已而命下、復入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　上方倚任李賢、數召商議、賢退亦諮時、而心服其諒、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戊寅春、上　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　詔告天下、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赦、恐非

宜時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典始與上徽號相稱李賢喜曰是也即擬進呈上大悅甲申正月上不豫至初十日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即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勿以嬪御殉葬其四殯斂器服書畢命牛玉將去閣下令爲朕潤色時等見而大驚牛玉曰上意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時等嘆曰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尤高出千古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淚下牛玉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某甚悲愴 上聞而隕涕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後遵行至十七日 駕遂崩 憲皇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曰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爲太后足矣李賢曰今日合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若爲此擧反遺所當尊豈不乖戾李言是夏旣入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爲 皇帝母當爲 太后豈有無子

而稱　太后理宣德自有例李目時曰爾執筆時曰
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　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
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
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
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是日同議者心知不可而不
敢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你每偏懷二心恐
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大言曰　太祖　太宗神
靈在上誰敢二心　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爲
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德也若

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乃曰如此是好夏色少怡遂再入請　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　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是同尊如何又要分別時曰加二字便好稱呼非有尊卑也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日諸臣咸懼逆意隱而不言唯李開端時極力繼之賴　皇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以成大禮後數日太監覃包至閣曰同尊二母是　上位本心但屈於親母而不知禮之人即欲

蓋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時同僚不言者、面聽罩語、深有慙色、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遣長隨張敬護送、抵家未踰月、手勑促還朝、三年丁亥二月至京、八月、總裁 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年戊子 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時曰梓宮當合葬 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時與在廷文

武羣臣跪伏文華殿三請　上爲感動始從時議七
月陝西奏報平涼府屬縣土達滿四糾衆刼掠四出
時請　勑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間叅將劉清禦
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
賊已而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以往以都督劉玉總
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寧夏陝西二
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仍復輕進大敗死者數千人
軍器悉爲賊得賊又保守石城山勢險固劉項進兵
近山分兵七路圍之而副將毛忠素恃勇敢不須

貢之集自領銳卒登山仰攻復致敗衂身殞賊巢京
師士夫聞益危懼兵部尚書程信恐劉項[redacted]勝任請
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四萬助戰 命已下撫寧
難之奏定賞格謂必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
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時見其張大
難於遽止第令且整軍裝待有急報啟行至十一月
項知 朝廷已別命將乃奏云宜令總兵星馳赴援
倘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 上命太監懷許黃三人
召兵部至閣計議程謂事急行不可緩時日賊若四

出攻刼誠不可緩令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
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亦曰觀
於料敵
項布置賊不足憂矣時因問程曰京軍若往何日始
到程曰來年二三月時曰益緩不及事事之成敗只
在歲終京軍不行爲宜諸太監皆曰然因問邊軍去
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邊
軍行留京軍而往營將不遣程又請差錦衣衛千戶
一人去看動靜時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耳
程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癸

番

兵去相知者咸爲時懼曰止軍不發公何所見將曰觀項疏曲折知賊央可平但彼聞巳遣將不敢自任故也衆猶不信至十一月二十邊捷至知以十月二十一日執滿四等賊寨悉平羣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親問之云某等被劉清并指揮馮傑剝削不過且又追捕爲盜不得巳遂反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於獄鞫問得實誅之中外稱快　上大喜賜内閣等俘奴一人攺時吏部尚書

十一年乙未正月陞少保壽得病遂不起贈太師謚

文憲、